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八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擬經一

揚氏雄太牢經章句

隋志九卷

存章句佚

漢書雄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  
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  
其卦而名之觀爻者數其畫而定之爻首四重者非卦也  
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  
大運與天終始故卦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

系言  
卷二十一  
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秦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揲之以三筴關之以休咎絢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爻體離散其文章句尙不存焉

漢紀雄好賦頌晚節以爲無益而輒止乃依易著太牢經其文五十萬筮之以三十筮關之以休咎播之以人事義合五經而辭解剝爻體十一篇復爲章句

桓譚曰揚雄作爻書以爲爻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犧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子謂之爻

太牢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西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揲之辛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 又曰揚子雲才知聞道卓絕於眾所造法言太牢漢興以來未有此也 又曰揚雄不貧則不能作辛言

張衡曰觀太牢經知子雲殆盡陰陽之數也非特傳記之屬實與五經相擬

王充曰揚子雲作太牢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並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 又曰子雲作太牢侯鋪子隨而宣之

陸續曰雄建立辛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

春秋不能是過

葛洪曰揚雄著太辛經夢吐白鳳凰集其頂上而滅 又  
曰揚雄酒不離口而太辛乃就

王隱曰辛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袁準曰太辛幽虛而少效

阮孝緒曰太辛經九卷揚雄自作章句

顏之推曰揚雄投閣周章怖懼不達天命而桓譚以勝老子  
葛洪以方仲尼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辛經夫太  
辛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餗瓿而已

韓顯宗曰揚雄著太辛經當時不免覆餗之談二百年外  
則越諸子

王涯曰八十一首擬乎卦九贊之位類夫爻易以八八爲

數其卦六十有四以九九爲數其首八十有一易之占  
以變辛之筮以逢數有陰陽而時有晝夜首有經緯而占  
有旦夕參而得之謂逢四位成列性在其中矣九虛旁通  
情在其中矣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以九生二十七以二十  
七生八十一三相生辛之數也一首九贊故有七百二十  
九贊其外踦贏二贊以備一儀之月數辛之首也始於中  
中之始也在乎一一之所配自天元甲子朔旦冬至惟一  
晝一夜終而復始天元二十七首中至事地元二十七首  
更至昆人元二十七首減至養

宋維幹曰揚子欲贊明易道乃大覃思渾天而作太辛蓋  
辛生於一而極於三天地人各有九重三而變故有二十一  
七部天取其一地取其二人取其三自下相重三位成列

各以其數成方州部家之道也因而革之推而盪之故謂之二表升降於六十四卦其成於八十一家由是廣其二材統成九位行陰陽進退之氣窮日星經緯之機有九州以統二十七部有二十七部以統八十一家自家至州統之於伯是以三材備而萬物生乃以三材配屬於一家乃以三家配屬於一部乃以三部配屬於一州乃以三州配屬於一方乃以三方配屬於一歲莫不推之以宿度佐之以五行首以準卦贊以類爻表以會象乎以明易運則通遜則久久則極極則變變也者周而復始之謂也觀夫易象設位自下而生卒道位分自北而運運則能覆生則能載覆載交泰兩儀成動變在中吉凶休咎見乎外也故知觀乎者知易道之至深觀易者知卒道之至大卒則易也

易則孚也孚則上行乎天地之氣易則下通乎天地之神其用自中孚推六十四卦陰陽之度數律曆之紀綱九九大運之終始也詳夫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知天之氣五日一移七日一節地之氣五日一應七日一易進退有度出處有時所以揖默而經緯乎天下莫不其防也在乎微其杜也在乎漸二分二至履霜堅冰戒懼之至也所謂太半之作其知幾乎若夫天道左行日月右迎天象昭列經緯時成陰陽相交辟魄相感陰陽氣盛感而下達地氣右動山澤相通陰陽相交辟魄相感陰陽氣盛感而上通天地氣交水火相薄雷風相盪剛柔相摩寒暑生焉變化行焉四時成焉萬物立焉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變也者各有所歸天地以之乎相承彰往察來窮微盡變如谷從響

無有幽遐非覃思之至精孰能與於此乎

吳祕曰太辛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按自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十七章爲一會八十一章爲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與太初曆相應亦有顓頊曆焉此其事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二表七百二十九贊十一篇此其書則作也

邵子曰揚雄作辛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司馬光曰予少之時聞辛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雲之自序稱卒盛矣及班固爲傳則曰劉歆嘗觀辛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辛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

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乎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予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爲乎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乃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爲乎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謂乎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峽碑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乎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歎曰嗚呼揚子真大儒者耶孔子旣歿知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乎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

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渾元之初而半已生察之於當今而半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半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繫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半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己之心矣乃知半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競也何歛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半異揚子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貢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旣有易矣何以半爲曰夫跋者所以爲禽也綱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綱也半弋也何害其旣設綱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謬矣且揚子作法言

所以準論語作卽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卽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卽之於易亦然大廈將傾一木扶之不若眾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如眾書辨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卽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卽解者多矣然揚子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卽又其難知者也故予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揚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又曰易與太卽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卽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卽有四重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卽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爲八十一首易每卦有六爻合爲三百八十四爻卽每首有九贊合爲七百二十九贊皆當期

之日易有元亨利貞半有罔直蒙哲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半天地之筭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筭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筭易揲之以四半揲之以三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半有一二三謂之三摹易有彖半有首易有爻半有贊易有象半有測易有文言半有文易有繫辭半有攤瑩規圖告易有說卦半有數易有序卦半有衝易有雜卦半有錯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分四時五行歸於道德仁義也

林之奇曰揚子雲之太半蓋擬於易之數也其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筭終於天地人之數五十有四其爲七十有二而其半爲泰中之數故三十有六筭而虛三以筮焉此其爲多寡乘除之法又若有異於易者

楊時曰揚雄作太孚準易此最爲詬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眞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也

朱或曰揚子雲作太孚以擬易先儒已有屋下架屋之誚予嘗讀之拘拘於句法之蹈襲字訓之模倣信乎其不可也易以八爲數推之而爲六十四卦以九數轉之而爲八十一易有元亨利貞卦有罔直蒙首易有彖卦有首易有爻卦有贊易有象卦有測易有說卦序卦雜卦卦有數有衝有錯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卦則曰風識虎雲知龍易闢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卦則曰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其他率多此類亦何取於卦哉及讀桓譚新論又知一三九之類亦老子之緒餘耳而張衡謂其與易相擬陸續宋

卷一百一十六  
經義類  
衷范望王涯之徒尤酷嗜之溫公至謂叩之以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是皆溺於所好未得爲公論也

朱震曰曆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其書本於夏后氏之連山子雲通達陰陽之數故太牢之作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爲八十一卦凡九分共二卦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日準六十卦一卦六日七分也中中孚也周復也礪閑屯也少謙也冥睽也上干升也狩羨臨也此冬至以至大寒之氣也差小過也童蒙也增益也剝漸也達交泰也更僕需也從進隨也釋解也格夷大壯也樂豫也爭訟也務事蠱也更革也斷毅夬也此立春以至穀雨之氣也裝旅也眾師也密親比也斂小畜也彊暭乾也

盛大有也居家人也法井也應離也迎咸也遇姤也竈鼎  
也大廟豐也文渙也禮履也逃唐遯也常恆也此立夏以  
至大暑之氣也永恆也度節也昆同人也減損也俭守否  
也翕異也聚萃也積大畜也飾賁也疑震也視觀也沈兌  
也內歸妹也去无妄也晦朞明夷也窮困也割剝也此立  
秋以至霜降之氣也止堅艮也成既濟也闔噬嗑也失劇  
大過也馴坤也將未濟也難蹇也勤養坎也此立冬以至  
大雪之氣也日月之行有離合陰陽之數有盈虛踦贏二  
贊有其辭而無其卦而附之於養者以閏爲虛也踦火也  
日也贏水也月也日月起於天元之初歸其餘也蓋定四  
時成歲者以其閏月再劫而後掛者由於歸奇六日七分  
必加算焉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不齊也坎離震兌四

正之卦也二十四爻周流四時辛則準之日右斗左秉巡六甲東西南北經緯交錯以成八十一首也一月五卦也侯也大夫也卿也公也辟也辟居於五謂之君卦四者雜卦也辛則準之故一辛象辟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部象大夫八十一首象元士其大要則曆數也律在其中也體有所循而文不虛生也

張行成曰辛紀日於牛宿者法日也紀氣於申首者法天也以罔冥爲辛則艮之終始萬物神妙之理故太辛於三易實依連山而作也

晁公武曰太辛經十卷漢揚雄子雲撰雄作此書當時以謂其艱深其後字讀多異予嘗以諸家本參校不同者疏於其上且發策以問諸生云揚雄準易作太辛經其自序

稱多盛矣而諸儒或以爲猶吳楚僭王當誅絕之罪或以爲度越老子之書大抵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眞皆未可信然譬夫聽訟曾未究其意烏能決其曲直哉今欲論紂之得失必先窺其奧然後可得而議也夫紂雖準易然託始高辛太初二曆而爲之故紂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爲一首九贊通七百二十九贊有奇分主晝夜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首準一卦始於中準中孚而終於養準顧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與夫二十八宿錯居其閒先後之序蓋不可得而少差也夫易卦之直日起於漢儒之學舍四正卦取六十卦之爻三百六十各直一日此紂之所準者也然易之卦直日其亦如紂之首有序乎抑無也若亦有之則雄之爲紂不亦善乎不然則紂之序亦贅矣自